

2010-11-24 第 07 版：文化广场

何方来？何时来？且说由来(下)

作者：万思行 来源：北海日报

《客文》旁征博引，提出了若干带结论性的观点。如：“中原客家移民第一人赵佗”；“解闽语，业耕种的东人就是福建迁移而来的客家人”；“客家在中原迁徙足迹为河南——山西……”对此，笔者尚有存疑。

疑一，赵佗是“中原客家移民第一人”吗？首先，客家人属于汉族，不是单一的民族；其次，“中原客家”这个命题就不存在，充其量只能说“客家的中原先民”。因为在中原始终就没有出现过“客家”这一个民系，本文的上篇已对客家形成的特定历史时期、地理区域，结构机理做了基本的分析。

这里不妨再根据今人从人类社会学和遗传学的角度得出的研究成果更全面地了解“客家”作为民系的特定含义。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吴松弟教授，在他的论著《汀赣二州移民和客家人口的形成》中，根据大量的调查得出：一、客家先民和客家源流并不是一回事。客家先民是指客家人较早的祖先，客家源流则是先民中对客家语言和风俗形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那一部分人，并不是自北方南迁越早对客家文化的作用就越大。客家人与汉族其他部分的区别，完全在于文化特征，而不是人类学上的特点。二、只有那些具有一定规模，并直接从北方进入汀、赣二州相对封闭环境的移民，或虽不直接入二州，但在进入前在其他地区停留时间不长的移民才有资格成为客家人的源流。三、只是一小部分客家人的祖先是真正来自北方，大部分客家人的祖先则是闽、浙、赣、粤的土著。四、一些遗传学家调查了我国 24 个民族，74 个群体的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型的 GM, KM 分布，建立了中华民族分别起源于古代南北（大致以北纬 30 度为界）两个不同群体的假说。调查人员还在客家人为主的广东省梅州市汉人中提取了 92 个样本，似乎未出现不同于南方群体的独特性。

显见客家先民对于客家人的影响，主要在于文化而不在于北方血统的延绵不绝，客家的绝大部分氏族是南方人。

而赵佗本人来自今河北省正定县，秦末时为龙川县令，以代理南海尉的身份控制了南海郡及南岭一带的主要关隘。秦亡后，他吞并了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西汉初年汉高祖在无暇南顾的情况下，下诏遣使招抚赵为南越王。此赵佗与《淮南·衡山列传》中，在秦朝前期率兵万人逾五岭、攻百越的“尉佗”未必是同一个人。上述与客家的形成过程迥异，也就谈不上赵佗是客家移民第一人。

疑二，闽语”等同于客家语？《广译志》所记载的粤西、桂东南为宋代福建移民重要迁入地，是史实。但“闽语”应当主要是闽南话。在广东它是与客家话、粤语并列的三大语系之一。吴松弟教授也认为“福建移民及其后裔是广西沿海汉人的重要部分，闽南语亦是当地的主要语系之一”。

即便明代古人因都是福建人说的话，就把客家话和闽南话混称“闽语”，今人固然不必对此较真苛求，但现在再行引用而仍不加区别，就有点“一言搪（堂）”了。

疑三，客家先民的中原始迁路线是豫——晋，还是晋——豫？晋朝帝都洛阳今尚在。即便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其区域挪移大体不致过远。以今人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彼时的民间发生自愿向都城迁移的事件当不足为奇。可以推测，民众由山西迁往河南即晋——豫的概率为大，这是其一；其二，民众因战乱灾害而逃难或跟随朝廷往东南逃亡的记载不乏史料，如《晋书》36-100各卷，《宋书》《南齐书》。逆向西北迁的人群，除少数此前出逃的关中人在义熙十二年（416年）从山西、湖北、安徽回迁陕、陇外，其余的无从可查，重要的是这些回迁者与客家毫不相干。

隋至唐初，多为西域、吐蕃、蒙古高原的人口迁入中原，极少中原区域内的规模型人口流动；安史之乱至五代十国，人口的南迁已成洪流，反之殊无可能。

宋辽金时期的宋朝初，今晋、冀北部及陕西一部，为北汉据有，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北汉灭，宋军押护亡国之君刘继元及其亲属赴开封，随行平民众多，亦是晋——豫例证。不过，这只是一个插曲，随后的几百年，移民的主流仍是南迁，南迁，成为客家的发端。靖康之乱后，主要是黄淮平原的人口向江南聚集，居于此间的河南部分地区的民众也只能随大势所趋，断无西迁或北上的可能。即使有特例也与客家风马牛不相及！元明清三朝，在明代洪武至永乐年间的大移民，有史可查的人口、户籍资料，均是山西往河南方向迁移。迁出地多为泽、潞、沁（分别为今晋城、长治市和沁县）三州府，迁入地河南彰德（今安阳市）、卫辉（今卫辉市）、怀庆（今庆阳市）、开封（今开封市）各府及归德州（今商丘市）、禹州（今禹州市）等。至清代，无论是起初的清兵入关还是后来的封禁和招垦，造成的还是人口向南奔流。在此主线之外，除了闯关东似乎未见别的偏离的路径。

纵观历史，客家源流中豫——晋走向之论当值推敲。